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九回 代金定樹春改妝 憶柳郎月姑關情

先說沈月姑在家專候接得嫂嫂過門，好不高興。愛珠等六人不約而同，都來相送。到了張家，先與柳大娘見禮，微笑道：「嫂子實在欺我等，雖然沖喜無成花燭之禮，亦應該通知我們才是。」柳大娘聽說，眉頭一皺道：「此事莫要提起，又兼他哥往杭州公差，不在此地，並非相欺。」

六位姑娘看見柳大娘不樂言談，聽了此話一齊不解其故，即抬身上樓，柳大娘亦上樓。金定抽身迎接，愛珠問道：「五妹看你眉頭不展，面帶愁容，未知有何不悅？莫怪怪我們來遲了！這是彼此沒一口兒通知，因聞傳說，方才曉得，故來送你。」

金定道：「姐姐們說哪裡話？我自怨紅顏命薄，生身父母早亡，留我一伶仃孤苦女子，被兄嫂欺侮。」

柴素貞解勸說：「平日賢妹聰明，今日不會說了此話，已然高堂雙亡，有兄嫂在，須憑兄嫂做主，理當順兄嫂之命為是。」

眾姐妹一人一句地勸；獨有柳大娘沒一句話兒，只是呆坐看她。哪知金定性如烈火，決不允從，說道：「眾姐妹再若多言，我即時就尋死路。」

小桃叫道：「眾位小姐不必勸了，外邊去閒話罷。」

柳大娘即同眾姐妹移蓮步下樓。小桃隨後亦來，大家猜不出金定心內的緣故。小桃快嘴道：「小姐們不曉得麼！待丫頭說出一句話來，真正笑殺。」

眾位小姐問道：「什麼事情，什麼好笑？」

那小桃就將柳大爺男扮女妝，要代張小姐往沈家之事，如何打扮從頭至尾，一一說明。眾姐妹聽得此話，真個一齊笑得連口兒都歪了。於是大家那夜就在張府安歇。到了次日天明，俱各梳洗明白。柳大娘請樹春入內，姊弟見過禮。柳大娘吩咐道：「賢弟今番若改妝到沈家，一切行為要緊牢記在心；倘或機關敗露，難保其中賭氣。」

樹春搖手道：「姐姐不須煩惱，小弟記得。包管沒有什麼賭氣。」

柳大娘是難放得心，再三叮嚀。小桃說：「大娘不必再言了，只要大爺凡事舉動仔細些，不可露出馬腳為是。快快打扮起來，恐怕沈家那邊人來，來不及了。」

樹春即與大娘入內堂，卸下衣巾，脫了靴子。通身換了婦人衣裳，穿好大紅綾繡花高底鞋子，收好腳帶，把羅裙放落拖地遮掩，打扮停當。柳大娘見了，一時又好氣又好笑：氣的是金定不肯允從無奈做下此事，笑的是樹春打扮的果然活像，實難看出。只是心中還怕樹春露出勾當，做什麼勾當出了丑。旁邊丫環笑個不祝小桃連忙去請眾位小姐出來觀看，六位小姐走出來，在屏風背後觀看。樹春明知姊妹偷看，故意妝成許多妖嬌形態。眾位姑娘笑得肚腸都打結了，指住金定說：「五妹，他打扮起來，真個像你。實在難辨。」

金定只有事在心，見此情景，覺得滿面通紅，無言無語，呆呆的。恰好沈家迎親轎子已到，跟來的使女梅香老嫗入內見過大娘，叩首見禮。大娘留眾人堂上待茶，小桃同了樹春到金定房中，吩咐說：「大爺尊重些，待我請眾位內小姐進來，假做與你送轎子的。」

樹春道：「須要七位一齊請來方好。」

小桃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，若再請金定姑娘出來，被他們瞧見，那時露出馬腳來，如何是好？」

樹春稱是。」

你快去請六位姑娘進來。」

一時心下自覺樂意。難得小桃乖巧，識我心中之事，請了六位美人出來，我得與相近相親。那小桃向眾位姑娘道：「你們各位小姐，須到房中陪伴一時，送了上轎，倘沈家之人進入房裡，見無一人伴他，恐怕他們疑心看破了，反為不美。」

六位姐姐皆道有理，便邀大娘一齊來至金定房中。恰好沈家打發來接的丫環婆子，亦同進房。與金定跟前叩見了禮，六位小姐端坐房裡，無言無語的。那外邊又來了媒人卞文加，柳大娘與卞文加相見。文加曉得永林公事到省，不在家中，卞文加與永林原是相知好友，時常往來，當下柳大娘請了卞文加進入內堂待茶，言語之間，酒席已好，留住書房款待，命小使陪伴斟酒。內堂亦備一席款待眾姊妹，又到金定房中細細囑咐說：「賢弟，今日之事，出於無奈。你須尊重，切不可漏出機關，做甚勾當的事出來。那時帶累了你。」

樹春答應：「曉得。姐姐只管放心。」

小桃道：「我隨大爺前去，觀我咳嗽為號，須要記得。」

樹春答應了。一時酒席已散。外間卞文加催請上轎。樹春即假做兩眼帶淚的模樣，說道：「嫂嫂；我與你往日如姊妹一般，哪知今日分開。」

柳大娘忍住淚道：「姑娘，勸你放心，切莫心焦。待姑夫痊癒，自然接你回家。」

樹春立起身來，左手執著華愛珠，右手執著柴素貞，面照面的聲聲叫道：「姐姐，原望與你生死不分，哪知今日與姐姐分手而別。未知何日再得重新敘舊？」

華愛珠、柴素貞滿面通紅，又不敢露出機關來，只得勉強應說：「賢妹且自放心，此去沖喜，但願妹夫除了災難，嫂嫂接你回家，依舊團敘。」

樹春放了手，又來扯住田家姐妹的手說道：「我和你分開之後，要怎樣了哪？恨我命苦，今日分開而別，何日再能會面！」

田氏姐妹心下想道：「算來他是我的丈夫，今日被他作要，只得忍氣吞聲。」

沒奈何應說：「賢妹，只管安心前去，有日回歸，依舊是一樣相見。」

樹春又向陸素娥、陸翠娥說：「二位賢妹，實指望地久天長，同在一處；哪知今日分拋兩處，何時得重相會？越思越想越把心焦。」

樹春一頭說，一頭把手拉住，惹得二位姊妹滿臉漲紅說道：「姊姊可免煩惱，八妹月姑在那邊，得與姊姊做個伴兒，早晚解寂寞。」

只見小桃向前催促上轎，那邊金定躲在暗房中悄悄觀看，見柳樹春如此模樣做態，幾乎笑殺。只見數人扶他下樓，又把手巾假意拭那眼睛。小桃扶了上轎，丫環婆子在後跟隨而去。眾姊妹忍不住笑個不了，只有柳大娘皺得雙眉，心中不悅。

眾位姑娘看看天晚，各各辭別，柳大娘苦留不住，姑嫂二人只得慇懃作別。不時，轎到沈府。沈員外拉進媒人在書房中款待，月姑接著柳樹春，挽手來拉祝因樹春打扮與金定一些不差，實在難看得真假，惟金蓮可辨。又穿著高底靴子，將裙放下遮住，況又天色已晚，並不留心觀看。那時月姑挽住樹春的手笑道：「如今姐姐是嫂嫂稱呼了。」

樹春此刻做得如癡子一般，不敢言語。小桃服侍參天地祖先，參祠參灶明白，然後拜見公婆，姑娘嫂嫂見禮。那丫頭婦女一齊上前要見新人，樹春滿面羞慚，口中不語，心下自想道：「我一個英烈男子，算來今日做下這般事，只為張金定一人。不知金定可算得我心中事情麼？」

偷眼看見月姑，果然生得俊俏可愛。月姑見了假金定面孔，就想到樹春，我若終身配得此人實在三生有幸。那沈員外在書房伴著文加飲酒，安人笑臉叫聲：「媳婦，今日這般裝著，只為你夫病重，危在旦夕。全仗你賢惠，若得我兒身中康健，足感媳婦之

力。」

樹春正要回答，小桃恐怕露出馬腳，即時咳嗽幾聲。樹春即便住口不言，微微點頭。月姑見小桃一聲奇怪咳嗽，把眼看著不放。小桃伶俐，明曉得月姑心內有些疑惑，登時說謊道：「不知吃下什麼東西，惹俺一時要咳的緊。」

少刻備好佳餚，新媳婦居正位。安人旁邊陪席，側首是月姑坐的，各人把酒相敬。樹春是不開口吃的，亦不開口說的。安人吩咐春梅秋菊服侍新娘子安歇。小桃說道：「我家小姐，理當陪伴安人才是。怎好獨自安歇？」

樹春聞言，惹得滿腹氣殺。月姑站起身來，笑向安人道：「向來嫂嫂與女兒是姊妹稱呼，今宵可同女兒一房睡罷。」

安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與你安歇罷了。」

樹春心中暗暗歡喜，小桃急壞，忙插嘴把手搖道：「姑嫂同房，真正不好，倒是陪伴安人的是。」

月姑說：「嫂嫂，莫聽小桃之言，偏要在我房中睡。我和你今夜共枕同牀，談談話兒，說到天明，豈不妙哉！」

樹春小聲道：「姑娘，今夜我們姑嫂同牀合枕，料亦無妨。小桃休要多言，誰要與你主張。」

小桃聽見，更加著急，氣得一腹敢怒而不敢言。安人心內想道：「她們向來姐妹親熱，宿在我房不便。今夜待她姑嫂作伴便了。」

即叫聲：「女兒，你與嫂嫂進房去罷。」

月姑就應道：「曉得」。安人自去看視沈上卿了。一班使女們收拾殘肴，桌椅傢伙，亦往廚下去了。只剩下她姑嫂二人。樹春心中暗暗想道，「縱然我面貌與金定相似，為何聲音也聽不出麼？看她全然不知真假，今夜又要與我同牀合枕，免不得也要與她興雲作雨起來。唉！且住了！倘或被她叫喊起來，如何是好？不免先將言語試探其心，看月姑怎麼心事，便可於中取事罷了。」

月姑此時想著：今朝看了張家姐姐之面，頓然想起杭州柳樹春，何時得與他說一句知心話兒，共枕同牀，成就美事，方能完了三生夙願。月姑想到情濃之處，一時出了神，不覺呆呆立著。樹春看見叫道：「姑娘，你方才歡天喜地而來，進入房中，不覺愁容滿面，是何緣故？」

月姑定了神應道：「我只為哥哥的病體不輕，擔攔嫂嫂夫妻兩字虛名。」

樹春說：「姑娘此言不必提起。今日說是沖喜，所以勉強而來。倘然你哥哥病體痊愈，要與我完婚，那時斷斷不能的。」

月姑忙問道：「嫂嫂何出此言？請道其詳。」

樹春故作難道：「我若與你說出心事，恐你不肯周全，反要生端。」

月姑再三問道：「嫂嫂，憑你有什麼天大心事，說與我知道，決不多言。」

樹春道：「既如此，閉上房門，回到內房去說罷。」

月姑忙去閉上房門，挽了樹春的手，進入內房。一同坐下，樹春道：「賢妹，我說出話來，休要見笑。斷然不可與別人聞知。」

」

月姑應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妨只管說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就是那大鬧三山館的柳樹春，他與我哥哥是郎舅之親，故此留在我家居祝與愚姊雙雙通了情事。並非愚姊輕狂，忘了禮法，只為愛他人品俊秀，蓋世難尋；已經與他立下三生誓願，實難與你哥哥再結姻緣了。賢妹你乃聰明伶俐之人，與我周全設一計策，和你將身同配此人，豈不大好！」

月姑聽見，心下沉吟道：「原來他有楊山，忘卻洞庭，我為柳郎，時刻思想，那日在華府花園說起移墨珠，原有些奇怪；我觀繼母為人很有見識，忽然把二位姐姐許配了他。」

樹春見月姑沉吟不語，料她必然動心，待我再逗她幾句，便好乘機向她說個明白。不但盡了今夜歡愛，而且姻緣從此可圖。算計定了，即說道：「妹妹，我是個女中丈夫，難道把此無根之話來哄妹妹？那樹春是個極風流的性情，才貌全佳，也是世間罕有的。」

月姑說：「嫂嫂，休如此莽撞，悄悄言說，私情須低聲些，全不妨事。倘然被人聽見，你也無容，我也無顏。」

樹春道：「賢妹，若怕羞恥，無了主意，豈非錯過姻緣？」

月姑說：「嫂嫂，你如今曉得他風流俊俏，妹子是不曾見過的。」

樹春道：「那日看龍舟，難道不曾見麼？」

月姑道：「打鬧之時，哪裡看得明白。」

樹春道：「賢妹，你若要看風流柳樹春，與我容顏一般形樣，今宵房內無人，在此待我學了樹春的模樣，與賢妹一看。」

一頭說，將身挨近月姑身邊，兩隻手捧住香腮，一邊親了幾個嘴。月姑將手一推道：「休得如此。」

樹春轉了身軀，一隻手勾住她的粉頸，一隻手摸到胸前兩乳道：「我那美人！」

月姑道：「你我俱是裙釵之女，縱然學了風流，也無甚意味情趣的。」

樹春道：「賢妹，若然今日柳樹春在此，便要怎麼樣？」

月姑一時無言，只說道：「不曉得。」